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于永伟,顾志辉.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内涵、困境与提升策略[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8(4):107-111

编者按:

基层党组织党建创新项目是高校党委立足主责主业,激发基层活力,探索党建规律,打造特色标杆,推动党建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本期学报刊发的长江大学2篇党建研究论文,紧扣党的创新理论,聚焦当前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热点难点问题,展开深入的学理思考与实践探索,旨在为破解高校基层党建难题提供有益思路与有效路径。

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内涵、困境与提升策略

于永伟 顾志辉

(长江大学 教育与体育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已成为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的重要课题。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在认知维度上表现为网络身份认同的理性建构与价值锚定,在情感维度上表现为网络政治情感的培育与共同体凝聚,在行为维度上表现为网络实践的具身化与认同强化表达。当前,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正面临虚实边界消解、主体意识弱化、制度供给缺位等多重挑战。为此,打造具身交互认同场域,重构虚实融合的身份叙事,构建认知-情感-实践的递进机制,重塑主体意识的系统性,建立数字化党建生态系统,创新制度协同治理,是高校促进大学生党员在网络空间中的正向身份构建与积极行为表现,强化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数字化时代

分类号:D26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5)04-0107-05

《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共发展党员240.8万名,其中发展学生党员91.9万名。随着高校连续多年党员发展数超过总发展数的三分之一,学生党员成为党新生力量的重要来源。^[1]当前,“Z世代”已经成为党员发展的主要群体,作为数字化时代的原住民,他们成长于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环境中,对网络空间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依赖性。

这种数字化生存状态使得传统身份认同模式面临重构挑战。一方面,“Z世代”大学生党员在网络空间中能够更自由地表达自我,参与社会议题讨论;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面临网络身份隐匿、价值认知偏差以及线上线下行为不一致等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正确认识互联网,善于利用互联网,让互联

收稿日期:2025-03-10

基金项目:长江大学党建研究课题“高校党员网络引领作用发挥机制研究”(2024Z06);长江大学党建研究课题“高校学生党员身份认同现状及其提升路径研究”(2024Y18);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辅导员队伍创新发展实践研究课题“学生社区视域下高校辅导员协同育人路径研究”(24FD0410)

第一作者简介:于永伟(1981-),男,黑龙江牡丹江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正能量”。^[2]因此,如何在数字化时代大背景下,引导“Z世代”大学生党员树立正确的网络身份认同,成为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拟通过揭示大学生党员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认同现状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探索出一套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的党员教育管理新模式,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还能为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认同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内涵解构

大学生党员身份认同特指大学生党员对自己作为共产党员这一身份的认同,具体体现为对党员身份所代表的政治内涵及党组织的确证与接纳。这种身份认同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对党员角色及党组织的知觉、对党员身份及党组织萌发的情感连接和归属以及符合党员群体价值追求与理性认同的模范带头行为。^[3]在数字化时代,身份认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形态——网络身份认同。它涉及个体在网络环境中的自我认知、情感体验和社会互动,并由此形成对自我在网络空间中角色的理解和情感倾向。基于此,大学生网络身份认同可以从认知、情感以及行为三个维度来解构。

(一)认知维度:网络身份认同的理性建构与价值锚定

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的认知维度,是其对党员政治属性与网络行为规范的系统性理解与价值内化过程。202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指出“党员在网络空间必须坚持党性原则”^[4]。这一要求为大学生党员构建了认知框架的双重坐标:既要理解自身作为党员的政治责任,又要掌握网络空间的话语规律。基于此,从认知科学视角来看,一方面,大学生网络身份认同的形成始于“元认知”的觉醒,要求学生党员在理论学习中建立党章党规知识体系,理解内化,达到从“离线认知”向“在线认知”的迁移转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党员需在认知层面完成“党员标识”的符号赋值,网络空间的虚拟身份(如社交媒体账号)本质是符号化存在,党员身份符号显性化,是党员网络身份认同的重要体现,这种符号赋值过程也是党员身份意识强化的过程。此外,网络空间中政治原则与技术中立的张力、

党性要求与青年话语的差异,构成了大学生党员认知冲突的焦点,因此,要加强大学生党员网络矛盾化解能力和辩证思维的培养,将网络矛盾转化为身份认同深化的契机,从而达到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从角色认知到情感认知与实践认知的升级内化。

(二)情感维度:网络政治情感的培育与共同体凝聚

网络身份认同的情感维度,是大学生党员在网络实践中形成的政治情感归属与价值共鸣,体现为对党组织的情感依恋、对理想信念的情感坚守、对网络责任的情感担当三重向度。《规定》强调“培育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实质上构建了情感认同的培育机制:通过情感动员强化政治归属,借助情感共鸣消解网络疏离。一方面,情感依恋是情感认同的起点,对于大学生党员而言,这种情感依恋源于对党的历史、宗旨和使命的深刻理解和认同,而网络空间碎片化传播容易稀释历史厚重感,为此,在网络空间中重建历史与现实的链接,维系情感体验,培育情感依恋成为网络政治情感培育的关键。另一方面,情感互动是强化情感认同的核心,大学生党员在网络空间形成的“情感共振圈”,既是身份认同的容器,也是情感能量的发生器,由此内发而生的情感坚守是大学生党员在网络空间中保持政治定力的重要支撑。此外,情感担当是情感认同升华的标志,面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要想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大学生党员将政治焦虑转化为守护动能的情感机制,为凝聚党员网络身份共同体提供持续动力。

(三)行为维度:网络实践的具身化与认同强化表达

网络身份认同的行为维度,是认知与情感外化为具体网络实践的过程,遵循“规范遵从—价值创造—范式引领”的三阶进化规律。《规定》从“严守政治纪律”(第5条)到“主动传播正能量”(第8条)的行为要求,构建了从底线约束到先锋示范的完整实践体系。一方面,规范性行为是身份认同的底线保障。对于大学生党员而言,网络信息泥沙俱下,当“不转发未经证实信息”“不参与敏感话题讨论”等要求转化为肌肉记忆般的条件反射,规范遵从就完成了从外部约束到内在认同的质变。另一方面,创造性行为是认同升华的关键跃迁。大学生党员在网络空间中,要善于将政治话语转化为青年文化符号进行再创作,拓展身份认同的表达维度,实现主流价值的破圈传播。此外,引领性行为是身份认同的终极形态。在网络空间中,大学生党员不仅要做到规范遵从和

创造性表达,更要勇于担当,成为网络舆论的引领者。个体行为升级为群体行动范式,标志着大学生党员从规则遵守者向秩序构建者的身份蜕变,网络身份认同就完成了从自我确证到社会改造的价值飞跃。

二、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的困境分析

美国学者波兹坦指出:“信息技术发展和使用推动了主体的数字化存在,并不断促使技术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角色。”^{[5](P29)}这种数字化存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还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在信息技术的浪潮下,个体的身份和角色逐渐被数据化和符号化,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虚拟世界中的互动和表达。在虚实交错的网络场域中,大学生党员的网络身份认同不仅涉及到认知框架的校准,还伴随着情感能量的蓄积和行为模式的迭代,其网络身份认同正面临虚实边界消解、主体意识弱化、制度供给缺位等多重挑战。

(一)虚实交错的场域冲突:网络身份的符号化悖论

身份是自我表意的符号化,身份即自我的命名。^[6]网络身份的符号化,指的是个体在网络空间中通过特定的符号、图像或文字来构建和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既可能源于个人的真实特质,也可能是一种虚拟的经过精心设计的自我呈现。在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下,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网络身份的符号化却带来了虚实交错的场域冲突,根据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学生在网络亚文化场域中通过娱乐化、去政治化的表达方式重构身份,导致现实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与虚拟空间的“戏谑人格”产生张力,这一现象在大学生党员群体中尤为显著。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与符号化特征(如虚拟昵称、表情包等)解构了传统党员身份的严肃性;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碎片化传播稀释了理论深度,部分党员将政治理论学习简化为“打卡式”转发,使得大学生党员存在线上表态积极、线下行动滞后的价值传播失序现象。此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注重物理空间的规范管理,而网络空间的动态性使党组织难以实时把握思想动态,监管机制的困境让部分学生党员认为网络言行不受约束,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党员网络身份认同的严肃性。

(二)主体意识的碎片化危机:集体记忆的消解与重构

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共同的历史、文化和价值

观的集合,是维系群体凝聚力和认同感的重要纽带。然而,在数字化时代,青年的主体意识结构存在着较明显的碎片化问题。^[7]大学生党员往往被各种碎片化的信息所包围,难以形成统一、深刻的集体记忆,其主体意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危机,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信息茧房效应加剧了学生党员认知的偏差。在算法推荐机制的作用下,个体被大量同质化、碎片化的信息所包围,难以接触到多元化的观点与事实。这种信息环境的封闭性,导致学生党员的认知框架逐渐狭窄,难以形成全面、客观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代际差异的价值碰撞进一步加剧了青年主体意识的碎片化。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代际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沟通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代际差异导致了学生党员与长辈之间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冲突与碰撞,使得学生党员在构建自我身份和集体记忆时面临更多的困惑与挑战。此外,仪式体验的形式异化也是导致主体意识碎片化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数字化时代,传统的仪式活动被数字化、虚拟化所替代,个体在参与仪式时缺乏真实的情感体验和社交互动。这种形式上的异化不仅削弱了仪式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也削弱了学生党员对集体记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制度机制的滞后性困境: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危机

制度机制滞后性困境主要体现在制度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中的滞后,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危机则表现为治理体系在面对新技术、新环境时的无力。在快速变化的网络时代,制度机制滞后性困境与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危机成为影响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制度机制的滞后性导致大学生党员在网络空间中难以找到符合自己身份认同的制度支持,这可能导致大学生党员在网络空间中缺乏明确的身份定位和角色认知。比如,现有党员考核仍以纸质思想汇报、现实活动参与为主,在网络空间中未能建立包含网络言论、数字贡献的多维评价模型,党员网络阵地建设和数字化评价体系有待完善。另一方面,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危机使得大学生党员在网络空间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这可能加剧大学生党员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认同困境。比如,网络意见领袖与普通党员的话语权不对等,导致大学生党员参与网络治理积极性受挫,进而影响了他们对党员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自上而下教育引导与自下而上需求反馈相结合的新型治理

模式需加快建构。此外,技术赋能制度机制完善与网络综合治理还存在技术应用与教育目标脱节现象,技术未能充分融入党员教育管理的全过程,导致技术应用的效能未能最大化发挥,大学生党员获得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的提升策略

在现代数字社会里,人类借助虚体制造了新的身份景观,实现了数字化生存——网络身份。网络世界的兴起,一方面为个人开辟了全新的空间领域,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它也对个人的自主行为能力和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8]当前,大学生党员在网络空间中正遭遇的虚拟与现实的冲突、主体意识的碎片化、制度机制滞后性挑战正是如此。为此,打造具身交互认同场域,重构虚实融合的身份叙事,构建认知-情感-实践的递进机制,重塑主体意识的系统性,建立数字化党建生态系统,创新制度协同治理,是促进大学生党员在网络空间中的正向身份构建与积极行为表现,强化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

(一)虚实融合的身份叙事重构:打造具身交互认同场域

具身交互是身体在场的交互情境,是以身体为主体将感知意象内化到心理空间的认知情境。数字化时代,“身体”与“技术媒介”共同营造的“沉浸”氛围是一种充满象征性的场景,要理解沉浸状态下的身体、技术媒介与情境的关系,需要回归实践维度。^[9]基于具身传播理论,在网络空间中,高校构建虚实互构的具身交互场域,有助于大学生党员实现线上与线下身份的深度融合,强化其网络身份认同。具体而言,首先,高校要实施场景化教育的空间再造。通过模拟网络舆论环境,构建贴近大学生党员实际生活的虚拟场景,引导他们在虚拟空间中体验、学习和反思,从而加深对网络身份认同的理解与认同。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精准识别大学生党员的网络行为特征,为其量身定制教育内容与方式,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次,高校要注重创新符号体系的表达。结合大学生党员的网络语言习惯与审美偏好,打造具有时代特色、贴近青年群体心理的符号体系,如设计富有创意的网络标识,制作生动有趣的宣传动画等,以此增强大学生党员对网络身份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最后,高校应加强行为规制的柔性治理。在尊重大学生党员网络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网络行为规范与引导机制,通过正

面激励与负面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引导他们在网络空间中展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形象。同时,加强网络伦理教育,提升大学生党员的网络素养,使他们在享受网络自由的同时,自觉承担起维护网络秩序的责任。

(二)主体意识的系统性重塑:构建认知-情感-实践的递进机制

主体意识作为个体自我认知与自我实现的核心,对于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的塑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系统性重塑主体意识,旨在通过一系列策略,促进大学生党员在网络空间中形成更加积极、健康的自我认知与身份认同。这一重塑过程需围绕认知、情感与实践三个维度展开,形成递进式的机制,以全面而深入地影响大学生党员的网络行为与网络态度。在认知层面,高校可以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技术识别信息茧房特征,开发定制化学习推荐系统,同时建立“红色IP弹幕过滤”机制,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通过科学的算法治理,帮助大学生党员形成对网络身份的正确认知,纠正可能存在的偏差。在情感层面,高校可以创建跨代际网络交流社群,组织“00后党员导师制”,邀请老党员与青年党员共同制作红色短视频,通过“Z世代”话语体系实现价值传递,通过代际对话,加强与老一辈党员的情感联结,传承红色基因,同时激发青年党员的热情与活力。在实践层面,高校要构建线上服务-线下行动的闭环机制,引导学生党员积极参与网络空间的治理与建设,将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转化为实际行动,通过数字技术将虚拟贡献可视化,形成可感知的实践成效,展现出新时代大学生党员的风采与担当。

(三)制度机制的协同治理:建立数字化党建生态系统

在制度机制层面,协同治理是提升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的关键。首先,高校需建立“数字足迹分析+人工研判”双轨考核的数字化党建生态系统的评价体系,涵盖党员网络活动的多维度指标,如参与度、贡献度、影响力等,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通过定期评估和反馈,激励党员在网络空间中发挥积极作用,形成正向激励循环。其次,技术赋能是实现精准施策的重要手段。高校可以搭建“人工智能辅导员+专业导师”的智慧党建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分析党员的网络行为特征,精准推送学习资源、实践机会和党建活动,满足党员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建立智能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并纠正网络空间中的不良倾向,维护网络生态

的健康稳定。最后,协同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推动数字化党建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高校要建立“党支部-学生自治组织-网络社群”三级协同机制,鼓励党员、党组织、网络平台等多方主体参与网络空间治理讨论,共同制定网络行为规范,培育“红色UP主”意见领袖群体,解决网络空间中的矛盾和问题。通过协同治理,增强党员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促进数字化党建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

数字化时代的大学生党员网络身份认同建设,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在数字空间的创新实践。这要求我们在坚持传统党建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不断厘清党员网络身份认同的内涵,探索党员身份认同的新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技术的先进性,更要注重技术的适用性和学生党员的参与感,从而实现党员信息的精准管理、学习资源的有效整合、实践机会的广泛提供,以及党建活动的创新开展,进而提升大学生党员的网络身份认同感,增强学生党员的组织归属感和责

任感,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在数字空间的创新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组织部.一图速览: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EB/OL].
<https://www.12371.cn/2024/06/30/ART11719735578467540.shtml>.
- [2]张利英.新闻舆论工作必须过好互联网这一关[J].红旗文稿,2017(5).
- [3]刘芮杉.共产党员身份认知的三重境界[J].前线,2020(11).
- [4]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共产党党员网络行为规定[J].前进论坛,2024(6).
- [5](美)尼尔·波兹坦.技术垄断[M].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 [6]文一茗.身份:自我的符号化[J].山东社会科学,2017(8).
- [7]王哲,李梓青.智媒场域中青年主体意识碎片化问题及其应对[J].人文杂志,2025(1).
- [8]徐强.身份景观:虚实相生的数字身份及其认同[J].山东社会科学,2023(11).
- [9]刘海龙,束开荣.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Online Identity Recognition: Connotation, Challenges, and Enhancement Strategies

Yu Yongwei Gu Zhihui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s,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online identity recog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has become a crucial topic in Party member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online identity recognition requires r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value anchoring at the cognitive level, emotional cultivation of political sentiments and community cohesion at the affective level, and embodied online practices with strengthened identity expression at the behavioral level. Currently,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face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blurred boundaries between virtual and real spaces, weakened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support.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universities should establish immersive interactive identity fields, reconstruct integrated online-offline identity narratives, build progressive mechanisms linking cognition, emotion, and practice, enhance systematic subject consciousness, develop digital Party-building ecosystems, and innovat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s. These approaches are essential pathways for promoting posi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proactive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in cyberspace, thereby reinforcing their identity recognition.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online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digital